

第一个提出抗日持久战的民国战略大师
靠报纸精确算出日本侵华日期
靠常识准确预测日本侵华路线



蒋百里

评传

◎ 曹聚仁 著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本）讲和！

一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蒋百里

東方出版社



蔣百里

評傳



◎ 曹聚仁 著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蒋百里评传 / 曹聚仁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060-3781-5

I. 蒋… II. 曹… III. 蒋百里 (1882~1938)-评传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0487 号

蒋百里评传

JIANG BAILI PINGZHUAN

曹聚仁 著

策 划: 姚 恋

责任编辑: 李 斌 李 娜

封面设计: 万有文化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网 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邮购电话: (010) 65250042/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顺兴印装厂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193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3781-5

定 价: 38.00 元

前 记

二十五年前，抗战第二年，我在浙闽沿海一带旅行，春末到了福州，恰好碰上福建全省举行科学宣传周，也参加了开幕式。教育厅长郑贞文先生要我对青年学生作讲演。我说：近代中国思想，以“闽学”为主潮。不过，过去七八百年间的“闽学”，乃是朱熹在建阳南平一带所传授的格物致知之学。到了今日，这样的“闽学”还不够解决现实的问题，我们要提倡另外一种“闽学”，郑樵（渔仲）的“到自然、到社会中去研究”的“闽学”。（郑渔仲和朱熹时代相先后，都是南宋学人。）我又说到我自己本来如清代正统派的朴学家一样，研究考据之学，奉郑康成（东汉末年大经学家）为宗师。古人称郑康成之学为“郑学”，如今我们要提倡另外一种“郑学”——郑渔仲之学。这番话，颇得贞文先生的赞许。（郑氏原是科学家。）我也举了一些战场上的实例。过了几天，陈仪（公侠）主席邀我谈话，他也提到我的演讲，他说我的主张和蒋百里先生相接近。（公侠先生原是百里的好友。）我说我是单不庵先生的弟子，单师也是百里总角之交。我们就谈到他们两人治学方法的不同。

我本来是伏处书斋，作考据文史的工夫，过的是学究生活，抗

战把我带到“行万里路”的生活中去，也可以说是从乾嘉学人的方式，走向顾亭林、顾祖禹的治学途径去了。这一方面，颇受百里先生的影响。百里说过：“现在哪里是青年人安心读书的时候？前方战地是青年人最好的课堂，从战地得来的学问，比从课堂上得来的可宝贵得多。”（见当年《大公报》）他所讲的正是我这番话的注解。八年的战地生活，倒把我一点“上不巴天，下不巴地”的空头学问弄得有点边际。最重要的一点，我并不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人。（我本来是金华学派的后学，经过战地生活，更和颜元、李塨的学派相接近了。）

先师单丕（不庵）先生，他也是乾嘉考证学的学人。（他的生活方式，则是宋明理学家这一型的。）他的读万卷书，是了不得的，可是，他一生学问竟如英国史学家亚克敦（Lord Acton，阿克顿勋爵）一般，书斋里井然排着几万卷图书，据说每一部每一卷都遗有他的手迹。而在余白上，还用铅笔的细字记出各种的意见和校勘。（单师则用毛笔。）他的无尽藏的知识，相传是没有一个人不佩服的。……但他之于历史学，也到死为止，并不留下什么著作。这蚂蚁一般勤劬的硕学，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无一泓清泉，也就不曾喷到地面上来呢？”我是单师最心爱的弟子，当然没有批评他的意思，但我和查猛济兄（他是百里的至亲），和百里先生谈到单师时，不禁有“徒然的笃学”之叹。（我也觉得十分惭愧，总想把单师的一些劄记及考据文字整理起来，可奈我们那位不识字的师母，她顽强地拒绝把单师遗书送到文澜阁去保存起来，我也是无可奈何的。）

我最近根据手边的一些史料，替百里先生写一本传记性的小册

子。就因为文献不完全，许多方面，只能缺疑，等有机会再来增补。像我这样不曾弄得十分完整便刊行的事，单师一定不赞成的。但许多事都不能俟河之清才来做的，我想百里先生不会怪我的草率。好在他的几个女儿都是了不得的，她们一定会写出另外的传记来的。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前 记	1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代气息	1
远 见	6
附：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人物	曹聚仁 8
第二章 李广数奇	11
保定军校校长	14
赢得了左梅的爱情	16
第三章 欧游前后	19
反袁运动	20
欧游新见	22
“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	25
附一：《欧洲文艺复兴史》序	梁启超 29

附二：《清代学术概论》序	蒋百里	31
附三：德国战败之诸因	蒋百里	33
附四：从中国历史解释国防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蒋百里	38

第四章 在南北军阀混战局面中

在孙传芳的幕后	46
不如意事常八九	48
附：蒋母杨太夫人墓志铭	梁启超 51

第五章 从混战到混战

东不如西之“西”	56
囚居生活	58
狱中后记	60
“书生无用论”及其它	62
附：中国史之我见	蒋百里 65

第六章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蒋昭的天逝	72
再游欧美	74
女儿的故事——一幕喜剧	76

第七章 “西安事变”中的“特客”

“昨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	80
“跌落眼镜”	82
俘虏作军师	84
“昨为阶下囚，今又座上客”	86

第八章 英国论	89
杜黑主义的信徒	92
国防军事的报告	94
军事运输	96
附：“西安事变”的特客——蒋百里先生	曹聚仁 99
第九章 卢沟桥的炮声	101
条条大路通罗马	104
在柏林的沉重情怀	106
在巴黎的一页	108
《日本人》，那故事的内幕	110
“西安事变”余话	112
第十章 从战争中锻炼生活	115
“悲观与乐观”“抗战之前因后果”	118
“英雄跳，我们笑！”	120
游击战	122
“新”与“故”	124
第十一章 作军师的条件	127
“知”与“能”	130
“慧眼”——陆军大学的意义	132
在桂林的最后演讲	134
第十二章 在宜山——最后一瞬	137
“澹宁”杂谈	140

未完成的杰作	147
未完成的“自传”	153
附：哭亡父蒋公百里	蒋 英 156

第十三章 张宗祥述蒋百里

附一：蒋百里年表	蒋慰堂 167
附二：痛苦中之追忆	蒋慰堂 170
附三：哀百里	高子白 174

第十四章 史料述评

答客问	182
附一：与蒋百里先生一席谈	黄萍荪 188
附二：关于蒋百里先生文选	熊十力 197
附三：蒋百里先生文选后序	钱基博 198

第十五章 悼 念

附一：悼蒋百里先生	陈立夫 210
附二：哭蒋百里先生	张君勱 213

第十六章 编 余

附录一 蒋百里遗著

附录二 蒋百里年谱

编后记

蒋百里评传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代气息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
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
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黄炎培挽百里

一九三八年十月，百里先生病逝广西宜山，我曾写了一篇悼念文字，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人物”。我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特征，在那黎明时期的苏醒气息——朝气中，并不只是倾向到异教思潮。我觉得清末戊戌、辛亥以迄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波澜、人物性格和文艺复兴时代颇为相近。我把百里先生比作雷渥那德·文西^①。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都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兴趣和光芒。以文西而论，他是科学家、画家，又是雕塑家，又尝为工程师，在北意大利开了一条运河，又曾在米兰造了许多堡垒，又是音乐家、格物学家、军事学家，而且替后世的飞行设计，构了许多幻想图，够得上“多才多艺”四字的赞语。（这样多方面光芒的人物，在那时代还是很多，如米兰哲罗^②，也是身兼绘画、雕塑、建筑、工程、诗人、生理剖解

① 今译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e Vinci, 1452—1519）。蒋百里在其《欧洲文艺复兴史》中对达·芬奇的评价为：“于文学、美术、科学、哲学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其多才多艺为历史上所未曾有。”“艺术家以知立者，其明智之光能烛万物之微而无不入。”

② 今译米开朗琪罗（Michel-anze Baonarroti），蒋百里对其评价为：“艺术家之以力成者，其精神之强能挾万物以趋而无不动。”

这些专门技术的。)百里一生既是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擅长文史研究,诗写得不错,字也写得很好,也是多方面的才能。他娓娓清谈,滔滔不绝,风趣横溢。他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对于那时期的气息,体会得很亲切,文字中流露着闪眼的光芒。

我写了那段文章,后来读了张宗祥先生的纪念文。(张先生和百里先生,还有我的老师单不庵先生,为青年时相知契的三友。)他也说起:百里先生在甲午前除了习制艺八比,喜欢历史及小说。他曾劝张先生看《野叟曝言》,且诩诩以文素臣自居。张氏觉得文素臣贪多务能,不合他的理想。张氏又说:“百里此后政治、哲理、外交、美术,靡不研讨。不徒以兵学擅长,则少年时已基之矣。”也正好合了我的说法了。(《野叟曝言》,清江阴夏二铭所作。文白字素臣,“是铮铮铁汉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罗星斗。说他不求宦达,却见理如漆雕;说他不会风流,却多情如宋玉;挥毫作赋,则颀颀相如,抵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殒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间涉岐黄,肩随仲景。以朋友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

百里先生,于我当然是师辈,因为查猛济兄和我都是单师的门徒。查兄和百里先生又是内亲。因此,我在上海就见过这位风云的前辈。有一天,那是“一·二八”战后的第三天,二月一日。他和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喝茶,翻开那天上海版的《每日新闻》,头条新闻是日本陆相觐见天皇的电讯。他沉吟了一下,对我们说:二月五日^①早晨,

^① 此处疑作者笔误。在曹其他著作中提到的均为“二月七日”。事实上,在其所著《中国抗战画史》中将“一·二八”淞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自初战至二月七日,日增援陆军到达上海为一阶段”;“从二月七日,日陆军参加战斗,到二月二十三日庙行之战为第二阶段”。

会有日军一师团到达上海参加作战了。他何以这么说呢？他说日陆相觐见天皇的意义是报告日军正式出战。依日本当前的运输能力，三天之间，可运输一个师团兵力、四万战斗兵及其装备到上海，所以他估计这一师团，五日可以投入战斗。（后来，他把这一估计，告诉了蔡廷锴将军。）果然，“一·二八”战役，日军的第一场反攻是从二月五日^①开始的，他估计得非常正确。我对于百里先生的钦佩，就是这么开始的。高子白先生悼诗中，有“论兵迈古闻中外，揽辔澄清志羽纶”句，也说百里是现代的诸葛呢。

“无端急景凋年夜，到处低徊遇古人。瓶里赤心甘必大，墓前青草史来芬。雄狮伤后威犹在，白马归来画入神。如此人才如此事，回天一梦到新正。”这一首诗，百里先生自注：“闻孙（即张宗祥）要我写字，即录丁丑除夕在巴黎柏林间所感，装些外国古董给他看。”甘必大，法国元帅，他的心，还在瓶中供养着。史来芬（今译施里芬），德国军事学家，墓前无人扫除，乱草纵横，墓铸一狮，受伤倦卧。“白马”句，系指法国名画家画拿翁（即拿破仑）凯旋归来的故事。

一九三八年八月间，汉口版《大公报》刊载了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文章，真是轰动一时。稍微知道内幕的，都明白这是蒋百里先生的手笔。在一切宣传文字中，这是有内容，出于冷静观察，而以真挚感情来表达的杰出之作。

^① 曹聚仁在其《采访外记》（三联书店版）中提及这一段，他如是写道：“（蒋百里）说：‘陆相杉山昨日晋谒天皇，这就是报告出兵的意思，依日本的运输能力，以及从长崎到上海的水程，估计七日早晨，可运到一个师团。’果然，二月七日，日本的第九师团，到了上海，参加作战了。”此说法更为准确。

百里先生把这故事托之于一段神话，说：“上一年冬间，我在柏林近郊绿林中散步，心里胡思乱想，又是旧习惯不适于新环境，看手表不过五点，但忘记了柏林冬天的早黑——结果迷失了道路，走了两点多钟，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免有点心慌。但是远远地望见了一个灯，只好向着那灯光走，找人家问路。哪知道灯光却在一小湖对面，又沿湖绕了一大圈，才到目的地。黑夜敲门（实在不过八点半），居然出来了一位老者，他的须发如银之白，他的两颊如婴之红，简直像仙人一般。他告诉我怎样走，怎样转弯，我那时仍旧弄不清楚。忽然心机一转，问他有电话没有，他说：‘有。’我说那就费心打电话叫一部车子来罢。他说：‘那么请客厅坐一坐等车吧。’一进客厅，就看见他许多中国日本的陈设，我同他就谈起东方事情来。哪知这位红颜白发的仙人，他的东方知识比我更来得高明。凡我所知道的，他没有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我却不能像他那样深刻。比方说‘日本人不知道中国文化’等类，他还有《日本〈古事记〉研究》一稿，我看了竟是茫无头绪。我十分佩服他，从此就订了极深切的交情。这本书是我从他笔记中间，片段的摘出来而稍加以整理的。”这一段，托之于夜遇仙翁，说得很有趣。

百里先生这篇文章，是借着莎士比亚的“汉姆来特”（今译哈姆雷特，下同）来着笔的。他说：“一群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汉姆来特更悲惨的悲剧。……古代的悲剧，是不可知的命运所注定的；现代的悲剧，是主人公性格的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这个大悲剧，却是两者兼而有之。”

依我们看法，他是懂得辩证发展的规律的，他说：“日本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的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这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这可以说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说是性格的反

映。”他说：“孔子作易，终于‘未济’，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中国文化，日本人根本不懂，他却要自称东方主人翁？”这些话到今天看来，不正是先知的启示吗？

远 见

百里先生逝世时，黄任之（炎培）先生挽联中说：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
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
光芒使敌胆为寒。

这就把他的才学抱负都说出来了。当时，邵力子先生也括取蒋氏的《国防论》、《日本人》二书精义，写了挽联：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

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蒋百里一生，最关心国家命运，他虽是将帅门生遍天下，却是李广数奇，没有施展才略的机会，而念念不忘“国防”与“抗敌”，看得非常远，非常细密。当时，张仲老（一麀）曾对我们说起一件事：那时，他和梁漱溟先生都在重庆。（漱溟尊翁梁巨川先生和仲老是乙酉同年。）看报得百里病歿宜山噩讯，漱溟失声长叹。仲老问了缘由，漱溟说：“我五年前在邹平（山东），得百里先生电云将特

地过访，覆到即行。漱溟素未识蒋，但闻其名，即覆电专诚相晤。百里如期至，乃适漱溟夫人病危弥留，无暇招待，百里参观后，无暇深谈。未几相遇于青岛，百里问我：‘君知我前至邹平之故乎？’漱溟曰：‘不知也。’乃曰：‘吾知中日之战，势不能免，胜败之分，一在械，一在人；论械则我不如敌，论人则我多于敌七八倍。然今日军事在民众总动员，而将士不过什之三。我国系农业社会，凡农民欲以民族主义动之不易明了；惟欲破坏其所据之乡村，则彼以生命相搏，故欲君子教育中注重于乡村。始吾所以专访邹平，欲告君之理由也。’今天他逝世了，我能不哀痛吗？”仲老说：“中国本少参谋人才，而若百里之学识，尤为军人中所绝无仅有的，这是朋友们所共同承认的。”

中日战争前夕，百里先生曾往日本考察一回，晤及士官老同学真崎、荒木诸人，知道中日关系不能再拖下去了。他从地理及民族性看，湖南乃是中国的核心，中国的乌克兰。一旦战事爆发，沿海一带首遭蹂躏，工业计划应着眼于山岳地带，而便利防空及军事守险，应以南岳为工业核心。百里和实业部专员讨论炼钢计划说：初步小型工厂，可设于安徽的马鞍山，大冶的铁和安徽的煤，运起来都很便利，一旦发生对外战争，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炼钢厂应该设于株州以南，郴州以北；而萍乡的煤，宁乡、醴陵、永兴的铁，质量都是合用的。他曾主张向美大量购买柴油（那时油价比自来水稍贵），而设储油池于庐山、衡山及武陵山脉川湘边境。（油池设在山洞中，以防敌机轰炸。）他说中日战争发生，大本营应设在芷江、洪江一带，那一地区有森林，有矿产，又有沅江流贯其间，乃是天然的国防地带。（空军基地设在昆明。）在“七七事变”前一年，他能作出这样的军事设计，可说是远见了。